

(二五) (黃南丁)

之全本連環計及散巴剎者矣

100

斛斗、
利也、息釐切、

(汪仲賢著)

這一男一女已終不勝打魚了

老毛牌毛絨線

色摩登一毛質精良
溫暖輕柔經久耐用
六股二元九角
四股二元八角

本埠總經理處
何天綸 綢緞局
同順昌 綢緞局
老悅生 綢緞號
金豐商店
南京路外灘
沙灘大廈二樓
安利洋行
毛絨線部
電話
三八五〇號
八九七號

杭州張
升號
南京姊
公司

節目
永生長波
華樂時間
下午五時
至六時
長一小時
夜十一時
至十二時
唐鳳春
朱國樑
蘇灘
果報錄

球力回

賽期預行集場晚兩賽連期星日									
五	四	三	二	一	六	五	四	三	
依	拉	加	爾	卡	依	歐	沙	爾	
羅	飛	拉	羅	司	羅	飛	拉	羅	
戰									
不	奇	來	高	戰	弗	來	高	戰	大
可	觀	得	來	戰	來	觀	得	來	賽
五	四	三	二	一	六	五	四	三	
沙	歐	爾	古	皮	依	莫	拉	畢	
特	蘭	加	浪	浪	甲	克	弗	爾	
浪	加	加	多	龍	蘇	力	司	保	
谷	谷	谷	谷	谷	谷	谷	谷	谷	
手選大十賽預次第三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拉	古	亞	皮	沙	普	歐	歐	歐	
摩	巴	爾	浪	特	登	蘭	蘭	蘭	
司	龍	隔	多	浪	巧	多	多	多	

[illegible]

糸元三

之客場、粵西爲平南王藩封故有皇城、各龍首有儀仗及水旗各燈，并有抬閣等隨行，大小寺宇，無不遍展，謂如此方平安也。同時火樹銀花，異常熱鬧，不意滿隅僻壤，竟有如此大觀，亦奇事也。

偶見公書近作遊仙詩於友人處，讀之如合璧曰：以公輔器乃未能離俗諦耶。在我法中，常讀聲明正色句，不然，夫遐想何致乃作此老頭山語哉！此最添人精氣，固不必形諸接觸，始爲浮說也。老拙少年好寄筆墨，亦如居上，未逮壯年，形骸相，華運之年間，始得全蒲柳之質耳。公開之習，並誦論文亦不多作，專工古文，以至名家其後，年至五十餘，乃以喉疾不起，嗟乎！公在

（趙敬亭）

一清已入國史文苑傳。
清代個人，其名行之學大家世周知之，茲記其喪事云爾。

馬子文

劉通明道：你這樣戲弄他，實在使人太難堪了。
驛客道：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先使人難堪了，我才教他難堪的。他如果有志氣的，立刻去跳黃浦江，我才佩服他。劉通明道：好了，不說罷。我們上那裏去。驛客道：這始終是隨你的。你愛怎麼樣，我就怎麼樣。劉通明聽了這幾句話，覺得異常舒服，自己和女人做朋友以來，第一次也碰頭了。又道：那廝，上館子去，吃一餐，去。驛客道：你這人太厲害，說了請吃，未之有也。又道：你這人太厲害，說了請吃，

行耳村一村五家與近四僧不化焉

其體範也。一日，忽散步郊原，花柳明暗，忽忽一村，竹籬茅舍，位置井然，中有正堂，額鴈鸞，水杉森爽，正讀鴈鸞秋水之篇，因入與樂，忽詩人爲余道之甚悉，

顯款款，鄭歸未數日，而某忽投刺請宴，則大庭廣榭，四壁琳瑯，盡是板橋玉簫，於是大慚，不得終席而返，此事大爲余道之甚悉，

人之，異日雖此千里，可小應坐對，復何少之風塵累，新翁復生五斗米頃，至三峽橋人呼曰觀音橋，橫梁輕，因有石欄柱，撐撐拔，無缺佛態，謂爲九年前物，皆金古物，山深往往，此金湖，未可爲遠也。微溪水漲，吸天澄碧，微風吹，潭成文，時奇靜，我儕爲太古之人矣，

問叟曰、此肉豈長者所

同路聽，曰：「正以汝等口
耶，於是命僕飲酒，相對
大嚼，酒酣，忽見四壁翠
白，如綠玉，不染纖塵，謂曰
：『如狂風，何？向中竟如
：『無字碑耶？』因呼兩頭也
：『沒字檣，我搖其大耳，鄭
醉中自作毛遂，遂大耳，鄭
出紙卷，墨已磨濃，鄭揮
就，史謂賜歟？鄭語曰：『
公名阿何？無辭商可如
耶，』曰：『蘭何？司馬何？』
其前例也，遂爲之一

張福田徒，皆以泉字排行，如李柏泉、周玉泉是
一入不特同門，且性格亦復相和，皆富書卷氣，
書聲文雅，非徒解人，誠學一秀矣。對人亦頗靜雅，
語靜文雅，爲諸人稱說，無所失。周除教授之外，
香球外，又從王于游於玉結，更所擅長，昔其
下和手，一時瑤瑤，相得益彰，若與周同，張福
合排香球，更爲出色，無緣中爭鋒，二惜二人，
蘇林上及此等關係，每不能久合作也。周與
蘇林下，凡其事務，均須要事，合作之，均從
迫，即與世亦暢，亦偶然獨步，亦失常事，跨上
台時，舉足亦暢，從不曾令失措，故道衆聞金桂
以一人未必必文，衣交角令矣，要學像金桂
三師太，請他去做有情入，等句調笑之。

吹

第四期
航空公路建設獎券
三月二日開獎
頭獎五十萬元
從速購買

10

100

©
